



张泰然
◎ 著

当海尼·伊斯特曼呱呱坠地的时候，
没有人会想到，
这个女婴将来会成为埃坡若大陆的一个传奇。
事实上，她在半岁以前，并不叫海尼·伊斯特曼，
而是叫海尼·舒梅克尔。

埃坡若 传奇

DIXIE W PUBLISHING CORPORATION U.S.A.
美国南方出版社

埃坡若传奇

张泰然 / 著

责任编辑：向 辉
版面设计：侯国强

Copyright © 2024 by Tairan Zhang

Published by
Dixie W Publishing Corporation
Montgomery, Alabama, U.S.A.
<http://www.dixiewpublishi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means including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s,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The only exception is by a reviewer, who may quote short excerpts in a review.

本书由美国南方出版社出版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2024年12月 DWPC 第一版

开本：229mm x 152mm
字数：225千字

Library of Congress Preassigned Control Number: 2024949222
美国国会图书馆编目号码：2024949222

国际标准图书号码 ISBN-13: 978-1-68372-677-7

作者简介

本书作者出生成长于中国北京，现居美国洛杉矶近郊。因为本书作者出生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并在北京上了小学还有初中，所以书中不可避免地带有一些颇具时代特色的印记。

内容简介

本书是作者在工作之余创编的故事，讲述的是海尼·伊斯特曼在架空的埃坡若大陆的经历以及她所遇见的诸多事件，并且成为一代传奇的故事。



1

当海尼·伊斯特曼呱呱坠地的时候，没有人会想到，这个女婴将会成为埃坡若大陆的一个传奇。事实上，她在半岁以前，并不叫海尼·伊斯特曼，而是叫海尼·舒梅克尔。舒梅克尔是海尼父亲的姓，伊斯特曼则是她母亲娘家的姓。舒梅克尔这个词，在埃坡若大陆人类的语言中，是鞋匠的意思；不过海尼的老爸是个开杂货铺的小商人，跟鞋匠八竿子打不着。也许舒梅克尔先生祖上是个鞋匠？这谁也说不清楚。海尼出生的那个年代，埃坡若大陆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类都是大字不识的文盲，家族的旧事全靠口口相传，传到后来就不怎么靠谱了。比如，很多人都说他们祖上是击杀过魔龙的英雄。可是现实中，谁也没见过什么魔龙——别说魔龙了，埃坡若大陆上就连鳄鱼都不多见。也不知道是魔龙的数量太少，还是屠龙的英雄太多。

海尼出生在汉普顿王国的首都查理斯顿。汉普顿王国是埃坡若大陆上N多个人类王国之中的一个，并且像其它人类王国一样无甚特色。该王国幅员不算辽阔，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座城镇，十分之九的人都生活在乡下，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耕生活。查理斯顿有八万居民，这个规模的城市在我们今天的世界里就是座不起眼的小城，北京市有的街道都不止这么多人；可是在海尼时代的埃坡若大陆，八万人的城市却算是一座大城了。

海尼出生的时候遇上了难产。她老爸舒梅克尔先生在房间外焦急地踱来踱去。要在平时，海尼的老妈、舒梅克尔先生的太太、曾经的尼娜·伊斯特曼、当时的尼娜·舒梅克尔、将来再次恢复娘家姓的尼娜·伊斯特曼，如果见到她老公这没头苍蝇似的样子，一定会抡圆胳膊抽他一个大嘴巴，然后大吼：“你他妈的给老娘消停点儿！你丫是头驴啊？转这么多圈儿，拉磨呢？”遗憾的是，当时尼娜正躺在床上，被难产带来的疼痛折磨得

死去活来，所以没办法赏她老公一个大嘴巴，舒梅克尔先生的脸也因此逃过了一劫。

那个年代既没有正规的医院，也没有正规的医生，更没有正规的医疗手段，所以生孩子时遇见难产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不知有多少男人因此没了老婆。作为一个小业主和有产者，舒梅克尔先生的经济状况比一般人要强一些，所以他请了附近最有名的接生婆诺拉大妈。虽然诺拉大妈如同绝大多数人一样，是个标准的文盲，对学院派的医学知识一窍不通，可架不住人家多半辈子都在做接生工作，因此具有丰富的实战经验。即便如此，当听到老婆撕心裂肺的叫声时，舒梅克尔先生还是坐立不安，手足无措。

舒梅克尔先生在房间外转了两个小时的圈之后，尼娜已经不再嚎叫，房内传来了新生婴儿的啼哭。然后，诺拉大妈带着一脸疲惫的褶子打开房门走了出来。“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您先听哪个？”诺拉大妈用昏黄的眼珠扫了一眼满头大汗的舒梅克尔先生，一边在围裙上搓着手，一边有气无力地问。

“好消息？”舒梅克尔先生下意识地反问。

“您老婆生了个很健康的闺女。”

“坏消息？”

“您老婆难产，受了伤。不过您放心，她肯定死不了，就是以后不能再生孩子了。”

舒梅克尔先生颓然瘫倒在椅子上。他一心想要个儿子。他的杂货铺虽小，但好歹也是个产业。没有儿子，谁来继承这小店？如果老婆还能生育也就罢了，他还有望再得个儿子；可老婆偏偏无法再生孩子了。财产这东西，很值得玩味：像比尔·盖茨、卡洛斯、巴菲特这种富可敌

国的超级富豪，往往视财产如粪土；而真正的无产阶级，因为从来就没拥有过财产，所以对财产也不怎么看重；恰恰是舒梅克尔先生这种有点儿小钱的人，总是把自己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财产操心当中去——包括财产从哪里来，花到哪里去，死后留给谁。

“您想开点儿。”诺拉大妈的声音波澜不惊，“您老婆长得那么好看，女儿将来也一定很漂亮，说不定能嫁个什么大富商呢。不比继承您这间小杂货铺强得多？”诺拉大妈已经过了知天命的年纪，再加上她的职业是接生婆，早就阅尽人情世故，舒梅克尔先生在想什么她瞥一眼就知道。

舒梅克尔先生没有听进诺拉大妈的安慰，只是瘫坐在椅子上喃喃自语，就像个精神病患者或者白痴。以我们当代的眼光，海尼的老妈尼娜是个很漂亮的女人——除了平胸和臀部略逊丰满。她身材高挑，细腰长直腿，皮肤白皙，面容非常漂亮。尼娜的外貌，总让我想起毛姆《人性枷锁》里的米尔德丽德。呃，看来我是个很糟糕的奇幻故事作者，写个奇幻小说，居然连毛姆都扯进来了。闲话少说，尼娜虽然长得漂亮，却并不能算是个美女。在那个普遍营养不良的年代里，美女的一大标准是体态丰腴，可尼娜却是个瘦子。虽然她的骨盆相较于其细腰显得比例合适、很漂亮，可是绝对尺寸并不大，这也为她生海尼时的难产埋下了祸根。另外，美女不光要长相漂亮，还要气质优雅。尼娜在这一条上离美女的标准差得更远：她是个不折不扣的泼妇，和人吵架的时候，能指着对方的鼻子一口气骂上半个小时，脏话不带重样的。然而，当初十五岁的尼娜就是凭借着美丽的脸和苗条的身材征服了二十岁的舒梅克尔先生，然后成了舒梅克尔太太。那时舒梅克尔先生根本没有想到过，自己长相漂亮身形苗条的妻子四年之后会因为难产而失去生育能力。当然，舒梅克尔先生更没想到，结婚之后，尼娜的巴掌会经常在他的脸上留下清脆的响声和火红的印记，而尼娜不绝于耳的脏话更会成为他记忆中挥之不去的梦魇。

诺拉大妈走到半死不活的舒梅克尔先生身边，伸出苍老干巴的右手：“您还差我一枚银币。”

这句话把舒梅克尔先生拽回了现实世界。他站了起来，布满血丝的眼睛紧紧盯着诺拉大妈写满沧桑的老脸：“您刚才说，我老婆以后没办法再生孩子了，然后您还好意思管我要一枚银币？生个孩子要两枚银币，您这钱也太好挣了。我一个月才挣多少钱？”

“您太太的事儿，我很遗憾。不过我可以向您保证，如果您当初没找我，而是雇了别的接生婆，那现在您可能已经变成鳏夫了，而且女儿也保不住。咱们事先说好了，您付一枚银币作为订金，等孩子生下来，再追付我一枚银币。当初谈价钱的时候，可没说碰上这种情况就不给钱了。”在舒梅克尔先生双眼所喷射出的暴风骤雨下，诺拉大妈的昏黄眼珠仍然不起波澜，“再说，您老婆难产，我接生也比平常辛苦是不是？可我也没向您多要钱。”

“您怎么没多向我要钱？”舒梅克尔先生说不过诺拉大妈，已经开始胡搅蛮缠了。“我没钱给您。您走吧。”

舒梅克尔坐回椅子上，双臂交叉抱在胸前，恶狠狠地瞪着诺拉大妈。他知道，诺拉大妈不会像自己的老婆尼娜那样，满口脏话地骂街，更不会抽别人大耳贴子，因此他打定主意赖下尾款。舒梅克尔先生向来是这副欺软怕硬的德性，只要对方不对他强横，他就敢耍无赖。据说在解放战争时期，高岗在某次讲话中曾经提到，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像JB，你软他就硬——呃，我连高岗都扯上了，再写没准儿毛主席语录都该出来了——这句用在舒梅克尔先生身上，再合适不过了。话说回来，这也是为什么舒梅克尔只能当个小资产阶级商人，而成不了大资产阶级企业家的原因。

“愿神保佑您。”诺拉大妈没再要钱，只是无精打采地说了一句，便离开了舒梅克尔家。

其实，通常诺拉大妈接生，价钱连半枚银币都不到。有时产妇家里太穷，什么钱都拿不出来，诺拉大妈索性就不收钱了——当然，不收钱

不光是因为诺拉大妈心地善良，更是因为她不识字，没法记账。尼娜怀孕的时候，诺拉大妈凭她多年的接生经验就已经估计到，这丫头生产时会遇见难产；而她更清楚舒梅克尔先生是个什么货色。所以，当舒梅克尔先生急赤白脸地跑来找她接生的时候，她才漫天要价，并且预收了一枚银币作为订金。舒梅克尔当时急火攻心，没有坐地还钱，当即便答应了。诺拉大妈知道舒梅克尔此人向来轻诺寡信，根本就没打算能要到尾款。这不是未卜先知，而是人老成精。当然，她还是向舒梅克尔提了尾款的事儿——万一他受了打击之后大彻大悟，变得视钱财如粪土，那诺拉大妈岂不是可以再多赚一枚银币？

海尼降生之后，舒梅克尔先生过了近一个月的安宁日子。尼娜像当时多数产后妇女一样，奶水不足，所以新生的海尼常常处于半饥饿状态，哭得也很厉害。但另一方面，尼娜被难产折腾得够呛，而且她还要照顾海尼，因此，她顶多就是对舒梅克尔呼来唤去，却无力再对舒梅克尔破口大骂，更无力抽他大嘴巴子。在舒梅克尔看来，女儿哭闹得再厉害，也远比不上老婆的脏话和巴掌闹心。

可惜好景不长。尼娜生下海尼的时候十九岁，在当时来讲算是高龄产妇——在那个结婚早、生孩子早（死得也早）的年代，许多人十四五岁就已为人父母，三十岁就抱孙子了——但实际年龄并不大，再加上尼娜身体一直不错，所以恢复得也很快。海尼满月的时候，尼娜虽然还没有完全缓过劲儿来，但是已经有足够的力气骂脏话和抽嘴巴了。舒梅克尔的生活再次陷入痛苦之中。

作为一家之主，舒梅克尔先生不是没有想过以男子汉的气势压倒老婆的嚣张气焰。然而他的悲剧在于，他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是根深蒂固的，而尼娜身上那种流氓无产阶级不要命、不要脸的品质也是同样根深蒂固的，所以他总是败在老婆如雷贯耳的脏话和响彻云霄的大嘴巴子之下。舒梅克尔先生不是受虐狂，于是，在海尼半岁的时候，他做出了一生中最英明也是最勇敢的决定：离开老婆女儿，去寻找能给他生儿子的女人。当然，他并没有事先对尼娜透露这个决定（不然他多半会被尼娜打成残

废），而是在某个早晨，趁着外出进货的时机，永远离开了被他视为地狱的家，并且带走了家中所有的现钱。不过，舒梅克尔先生也不算完全绝情，好歹他还把店铺留给了尼娜——虽说他这么做，主要是因为店铺带不走，也无法在短时间内被卖掉。

尼娜是个非常坚强的女性。对于丈夫的出走，她没有流下半滴眼泪，只是咆哮了一整夜。此后，她还落下一个毛病，就是对一些名词神经过敏。比如，每次有人提到“鞋匠”一词，她就会咬牙切齿，破口大骂，不骂上十五分钟绝不住口。“丈夫”也成了敏感词，在舒梅克尔出走之后，尼娜对“丈夫”一词作出了如下定义：自私、没担当、不顾家、吃人饭不拉人屎、整天只想勾搭小娘子和操B的笨猪与癞皮狗生下的蠢骡子。尼娜平时的说话方式由此可见一斑。同时，这也说明，尼娜具有丰富的想象力，但却缺乏生物学常识：骡子是马和驴交配的结果，不是猪狗杂交的品种。

你可能已经发现了，从开篇到现在我一直没提舒梅克尔先生的名。他叫什么名并不重要，因为从古至今、从埃坡若大陆到我们的地球，他这样得寸进尺、贪财好色、言而无信却也并非大奸大恶的人多得是。你可以把他想作你认识的任何一个具有相同品质的人。我之所以提到他，只是因为他贡献了海尼细胞核里一半的基因；除此之外，他对这个故事，并没有多大意义。

由于尼娜对鞋匠一词深恶痛绝，再者舒梅克尔先生已经无影无踪了，她自然不能再随夫姓。于是她又改回了娘家姓：伊斯特曼。那会儿社会结构很简单，政府机构根本不对居民进行登记，也没人拥有这个证那个卡之类杂七杂八的硬塑料片儿，改姓只需通知一下街坊邻居就齐活了。海尼便是在这个时候随着母亲尼娜姓了伊斯特曼。伊斯特曼是东方人的意思，但无论尼娜还是海尼，长得都不像东方人。埃坡若大陆东部是精灵族的地盘。精灵族人通常眉目清秀，拥有长而尖的耳朵和淡黄色的头发。尼娜则拥有很典型的埃坡若大陆中部人的体貌特征：修长匀称的身材、栗色的头发、层次感强但并不夸张的脸。反正从尼娜身上你看不出

她有任何的精灵族的血统。也许尼娜祖上是人类和东方精灵族人的混血，但我认为这种可能性并不大；她家之所以姓伊斯特曼，大概率只是因为祖上住在村子或者镇子东头罢了。

尼娜虽然具备流氓无产者的许多特质，但她并非出自无业游民之家。她娘家是查理斯顿附近一个小镇上的酿酒世家。几辈人以来，她娘家的生意一直不太好，不过维持生计倒也足够了。舒梅克尔先生出走之后，尼娜由于不清楚杂货铺进货的渠道，更不清楚杂货铺的账目情况（别说尼娜了，估计舒梅克尔先生自己也不清楚——当时没有会计学，而识字的人也是凤毛麟角，所以所有的账都是糊涂账），根本无法继续经营，于是她一咬牙，把杂货铺改成了酒作坊，经营她所熟悉的酒精饮料。

尼娜靠卖酒挣的钱，养活了埃坡若大陆日后的传奇人物海尼·伊斯特曼。

2

好几百年以后，历经数次破坏与重建的查理斯顿城已经成了拥有几百万人的大都会。市中心的中央商务区里，一座座摩天楼挤在一处，玻璃外墙在阳光下闪闪生辉；每天早上，一大群衣冠楚楚的家伙行色匆匆地走进这些大楼里，然后进入各自的格子间，在电脑显示屏前坐下，操作着股票、基金、保险、债券这些让普通老百姓头疼不已的东西。中央商务区的周围是旧城区，这是在工业时代兴起、在后工业时代没落的地区。用不装逼的人话讲，这里是贫民窟。旧城区的建筑大多破旧不堪，街上满是流浪汉和乞丐。街边的店铺也许有辉煌过去，但如今不过是一些贩卖蔬菜水果、廉价服装和日常用品的超市、百货店而已。除此之外，

旧城区还有一些工厂和仓库；这些工厂仓库就如它们周围的建筑物一样肮脏、破败、腐朽。各型卡车在旧城区狭窄的街道上交错驰骋，让尘埃随风飞扬，也让旧城显得更脏更旧。旧城区再向外，是中产阶级聚居的近郊区。这里有数不清的一两层别墅式独立屋和小型公寓住所，它们星罗密布地盖满了旧城外的广大区域；这里的街道幽静而一尘不染，街道两侧绿树成荫，碧草如玉；这里的一切仿佛都在说，此处的居民是富足体面的中产阶级，是支撑这个国家的中流砥柱。像大河一样的高速公路穿过旧城区，把近郊区和市中心连接在一起。每天清晨，汽车组成的洪流沿着高速公路涌入市中心；每天黄昏，汽车洪流又从市中心向四方散去，散入近郊区的海洋里。

活在当下的人们，不论整日忙碌工作还是游手好闲，谁也不会去研究，几百年之前，海尼·伊斯特曼生活的那个年代，查理斯顿城是什么样子。但那些搞文学、影视、动漫、游戏的人，在创作和海尼相关作品的时候，则不得不考虑这个问题。在他们笔下，海尼时代的查理斯顿城，要么是座繁荣、喧嚣、充满光明的热闹城市，要么是座宁静、安详、温柔的古朴小城；而城里的人们，大多保持着纯朴正直的性格。总之，和当代那些繁华却充满罪恶的大都会相比，古时的查理斯顿就如所有古代城市一样，仿佛是一处世外桃源。遗憾的是，事实并非如此。如你所见，在海尼的老妈尼娜还有海尼的老爸舒梅克尔先生身上，基本没有纯朴二字的影子。而当时查理斯顿城里的大多数居民，也和他们没什么区别。对于那些小说家、编剧、漫画家、还有游戏制作人杜撰出来的查理斯顿城，海尼如果地下有知，很可能会从坟墓里爬出来，找到他们然后严肃地说：“你们真能胡扯。我那个时候的查理斯顿城，和你们写的根本就是两码事。”这些从事娱乐工作的家伙整天神魂鬼鬼的，但要是海尼真从坟地里跑出来跟他们理论，保准把他们吓个半死。

海尼时代的查理斯顿，是以汉普顿王宫为中心建起来的。说到王宫，你可千万别往凡尔赛宫、美泉宫、白金汉宫上面联想，汉普顿王国的王宫和上述三座宫殿根本没法比，比起咱们的故宫差得更远。汉普顿王宫是一座砖石砌成的城堡，就如那个时代所有的城堡一样，为了易于防御